

往事悠悠

乡愁悠悠忆古镇

孙以栋

红花山脉北麓的涓涓涧水汇成的横溪河，由南向北蜿蜒而来，横穿横山古镇的中心后，又继续向前流去，至夹江(小江)焦湾向左弯直通长江，同时向右弯，流经大龙窝至螃蟹矶，又与大江衔接。

横山河，最早的名称是横溪河，曾有个别称孙家河，到了近现代，通称横山河。人们为了说话方便，亦可简称为“横溪”或“横河”。

横山镇始建于何朝何年?和邑内大多数古镇一样，史书上没有记载。但在老县志上有一张古代的地图标注的古城寺，其名称和方位，则与该镇北郊的古城寺相似。后来我查阅清代道光《繁昌县志》，其中对横山的古城寺有明确记载，它是始建于唐代昭宗天祐甲子年(公元904年)。所以人们说千年古镇横山，是有依据的。而真正意义上的古代建置镇，则是从明代洪武年间开始的，那时全称“横山桥镇”。到了清代后，横山的水码头，县志上称为“横山河港”。

横溪河的流程虽然只有几十里，但它的流域却涵盖着山、圩、洲地区，而横山桥镇则居三地的中心位置。当周边地区丰富的物产全部汇集到横溪古镇上进行交易，便形成了农产品的集散中心。这是一个宜商、宜工、宜农的好地方，从而吸引了不少徽州地区的商人和农民纷纷来此安家落户。在横山的“殷、王、许、鲍、孙、高、章、查、艾、徐、杨、张”十二大姓氏中，大多数是四、五百年前从徽州地区迁移过来的。孙、章两姓从徽州迁来最早，长达七百多年。他们大多数从事农耕。殷、王、许、鲍四姓则着重落户镇上从事经商。徽农、徽商一批又一批，皆“因慕繁横山桥为住山秀水富甲之地”而来，大大地加快了横山的农业和商业的发展。经过明代的开创和发展，到了清代的康乾盛世，集镇发展进入鼎盛阶段。东、西长街上的幢幢带马头墙的徽派商宅楼拔地而起。

横山虽居内河，但在明、清至民国的几百年里，横山镇的集市贸易货物船运，可达三江四海。横山桥西通天府埠头，桥北岸有水天门码头。每到花水涨上来，江西的木排和陶瓷器商船，可直抵码头和埠边。当地的果蔬、山货土特产装上货船，又运往南京、镇江，直抵上海。至于和周边的四镇八乡及芜湖、南陵、铜陵、无为等地的贸易更是频繁。鼎盛时期的农工商经济总量占全县之首，再加上区位优势，曾被称之为“繁昌首镇”，又因集镇占物华天宝之地，市场繁荣，而又被世人誉称“小芜湖”。

到了民国时期，集市贸易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除了货船往返宁、汉之间的沿江城市，在小轮通航后，每天都有乘客往返于芜湖，并捎回洋布、洋烟等各种时尚物品。上世纪开通的芜青公路，又为横山下达芜湖，直通南陵、青阳等地提供了快捷的陆路交通。于是，小镇上的老店、新店比肩林立；太和、长泰、昌大、恒裕、义兴、永隆、复康、洪泰、中兴、和泰、永胜等店号，都是当地的商家大户。横山街道比一般小镇长而宽，错落有致的两排徽式店铺楼房，中间是由红麻石和青石板相间铺成的街道，因为经历的年代很久了，独轮车已在石板上留下一道深深的辙印。一年四季，每天街上都是人来车往，川流不息。

日寇占领横山时，在东街头公路旁筑了一座七层的大碉堡，又在桥西杨河前后筑了两座五层的碉堡，日夜都有鬼子兵持枪站岗，检查和监视来往行人，一有怀疑便杀害无辜百姓，把一个繁荣的小镇弄得阴森恐怖。

但活跃在山区和洲圩的新四军和游击队，经常出奇制胜地夜袭盘踞在镇上的鬼子兵，把敌人打的人仰马翻。

抗战胜利后的头四年，正是我的童年时光，横溪小镇又恢复了昔日的繁华。老字号的店铺重新开张，新的店铺又有增加。南北杂货，日用商品，一应俱全，琳琅满目。入冬以来，复兴地、顺河泉、小沧澜三家浴室，每天都是满座高朋。跑堂服务周到，下池搓背，修脚搓腿，随叫随到。浴后想喝茶吃点东西，卖花生米、芥子串、油炸臭干子的，任你挑选。若是在雅座浴后，可以品味恒裕店出产的远近闻名的紫缸红糖、精制玉带糕和明心糖。聚乐春号集茶馆、酒店、旅社于一体，早上顾客吃早点，喝茶，任你吃春卷、油条、小笼包，爱吃麻油拌臭干子的尽管去吃，贺家的臭干子味道特好。中晚餐顾客要喝酒十分方便，对面就是太和酒坊，那用高粱和大麦酿造的堆花酒，又香又醇。每逢过年过节期间，街上行人，摩肩接踵，熙熙攘攘，大小商店，顾客盈门。

童年的记忆，至今犹新。春节过完期间，故乡小镇更是一片欢腾。四周乡村的灯笼穿到街上来，有的是去朝神山的，有的是送灯给大家看的，有的是特地上街来展示灯艺的。那敲锣打鼓和放鞭炮的空响声交织在一起，热闹极了。到了夜晚，镇上的商家和居民都有自己的灯笼。东街商户多，穿了一条“八六十四”板的老龙，西街穿起一条绿龙，另外还有南北后街的滚龙和梔子灯。老龙是用红纸和红绸扎起来的，用金纸和黄绸作装饰。龙头特别大，灯果和灯板

也比其它灯笼大而宽。老龙全长120多米，行穿起来气势特别壮观。从正月初二到十六每晚亮灯从街头到街尾，往返穿行供市民观赏。穿“老龙”不像一般灯笼用“咚咚”的锣鼓开道，而是用四面“金筛”(直径约1米的大铜锣)，由八个人分四组抬着“金筛”作前导，那声音如洪钟大吕，响彻天地。这不同反响的声势，犹如“真龙天子”出巡是用金筛鸣锣开道一般。

往事越千年。时今早春二月，站在横溪河的大堤上，向东向南眺望，雨后青山绿溶溶，一溪春水淙淙响悠悠地流向长江。从天、时、地三维空间来综览横山古镇，位于全县中心地带。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便捷的交通，丰富的物产，使之很久以来便成为当地和周边乡镇的农副产品集散地和商业购物中心。横山的手工业也十分发达，一切生活用品和铁、木、竹、棉的手制品，应有尽有。解放初期，全县在这里举办几届物资交流大会，把小镇的商贸推向一个新的高潮。自明、清以来数百年间创造的商贸辉煌，让横山桥成为皖江一带赫赫有名的商贸名镇，而被世人誉称“小芜湖”。方圆百里流传着这样的口头语：“买不到的到横桥去买，卖不掉的到横桥去卖。”足见横溪古镇的商贸运集，物流畅通，市场繁荣的景象。

岁月蹉跎，沧海桑田，世事嬗变。二十一世纪之初，横山镇的广阔田园和集镇，即成为繁昌经济开发区。经过十多年的开发，已初具规模，且具有发展潜力，已被安徽省政府批准为省级开发区。现如今，又实行区、镇合一的区政一体的模式。横山的市民百姓和故里乡亲，热切地期待着繁昌县区和经开区党工委，不忘初心，上下齐心协力，在开发和建设繁昌经开区和横山产业新城的同时，兼顾千年古镇的传承和开发，重振横山古商埠的雄风，再现江南名镇的辉煌。

心香一瓣

书香御寒暖心田

廖华玲

冬天，渴望温暖，是个进补的季节。

我热爱冬季，不仅仅是因为我出生在寒冬，更主要的原因是冬日天寒地冻无处可去，少了许多应酬，静下心来，躲在家里啃书便是最好的进补方式。读书，重在读，贵在思，春秋两季脑子容易发困，夏日天气炎热，心情烦躁，总之不妥。唯独冬天读书最好，清冷的气氛能使头脑格外清新，更能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和认知。

一直喜欢冬日这样的一种读书境界：钻在暖暖的被窝里，点一盏小小的暖灯，泡一杯香茶，任窗外狂风呼啸，雪花漫舞，我都可以沉浸在散发着淡淡墨香味的字里行间。在书中遨游四海，纵横古今，寒冷全无，只有心中的温暖。“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是古人的陈词。孰不知，冬日读书，也会有暖和的感觉，书也可以御寒。

诗歌热情奔放，文字激昂，很适合冬天阅读。于是我就选些如“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小

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等富有暖色的诗句来读，让心与诗意互通，从而使自然的寒意和人情的淡漠远离我而去。一段段经典的诗句会让你冷冰冰的情绪烘热，全然没有“焜黄华叶衰”的悲凉和“千秋雪”逼人的寒气。

冬天的严寒桎梏正好衬托思想的博大精深，因而也适合读一些比较厚重的作品。寒夜斜依床头，尽心地品味周作人的清淡平和，鲁迅的尖刻与利讽，丰子恺的细腻亲切，冰心的典雅飘逸，贾平凹的随意与匠心，也可以感受海明威的冷峻，伏尔泰的叹咏……由文字带来的煦暖气息穿透力很强，足以抵挡喘息之间空气的寒冷。读这些书恰如喝一口浓浓的热咖啡，很苦，却温暖了心田。

围炉读书兴味长，窗外飘雪心暖洋洋。让我们把冬日的兴致，更多地交给那些或平滑、或粗糙的书页，把它当作一团温暖身体和心灵的炉火。有书相伴，这个冬天不太冷。

提起豆腐箱子，许多老饕自然会联想到箱子豆腐。箱子豆腐是鲁菜中的一道名吃，是将豆腐切成小块炸制后，先切开一个盖子，用勺子挖去中间的豆腐，然后填入馅料或烧制或蒸制而成的一道美味。而豆腐箱子则是用来压制豆腐的一种器具。

在我家老屋的墙壁上，就悬挂着一个豆腐箱子，土地下那阵子，家里一大家人，生活较为贫穷，除了耕种好

尘世写真

豆腐箱子

陈亮

各自的田地外，再无其他收入。为了提高家里的经济收入，换一点油盐钱，爷爷每年开春都会逮两只猪娃喂上，待到年底不仅为家里攒下了一圈猪粪，省下了化肥钱，把肥猪变卖后还可增加一笔可观的收入。

但在那口粮奇缺的年月里，人的口粮都是个难肠事，更何况喂两头猪，那就更成了问题。夏秋时节还好，有几个姑姑提个竹筐去河边给猪寻草，每次将猪草割碎后，多少加一点麸皮就算是猪们的食料了。而到了冬天，四野里一片荒凉，人的生存是个困难，圈里的猪们也出了问题。

爷爷每天白天在田地里劳动，夜里就熬夜做豆腐，先是用石磨给黄豆脱皮，再是浸泡，随后再用石磨磨成豆浆。每次将滤过豆浆的豆渣用来喂猪，就节省了粮食。每次不待豆浆开锅，我就猴急地舀上一碗豆浆，先喝上一碗，待到爷爷用酸浆将豆浆点制成白花花的豆腐脑时，在一旁观望的我就又迫不及待地舀来一碗热乎的豆腐脑，浇一勺辣子醋水儿便成了我的美味。

每每这个时候，大人们可是从来不舍得吃豆腐脑的，说是吃的多了怕压制出来的豆腐就不够厚实，也就换不出去。每次只是为自己舀两碗豆浆便开始张罗着压制豆腐的准备工作。先是将豆腐箱子放在饭桌的正中，再将纱布铺在豆腐箱子上面，用手将纱布拉匀称，并将四个拐角压平，这时候把锅内的豆腐脑舀进豆腐箱子里，将豆腐箱四周的四个纱布拐角相互对折，给上面压一块和豆腐箱一般大小

的方木块，再给木块上面压上小石磨，待到天亮，豆腐便做好了。做豆腐是个技术活，而切豆腐也同样是技术活，待豆腐压制好以后，用擀面杖将豆腐压成一块一块的豆腐条，然后填入馅料或烧制或蒸制而成的一道美味。而豆腐箱子则是用来压制豆腐的一种器具。

那时候乡下人做豆腐，一般不卖钱，而是用黄豆来换，一般一斤黄豆换一块豆腐，每次将用豆腐换来的黄豆再用来做豆腐，如此循环，不为做豆腐能赚多少钱，只为赚那一点点豆渣。当然，豆渣虽然不值钱，但用来喂猪，日积月累，也同样收获。

每次做好豆腐后，爷爷就挑着豆腐担子在村子里四处转悠着吆喝：“换豆腐咯，换豆腐咯，谁要热豆腐……”农村人向来节俭，逢个什么时节，豆腐倒还容易换掉，若是平常，有时候要挑着担子走远的地方才能换完。

打我记事时起，爷爷就挑着担子换豆腐，后来是父亲换，再后来，改革开放后，父亲去省城里做了小生意，也就撂下了豆腐担子。那些当年做豆腐的器具，连同那个豆腐箱子都被搁置在老屋的一个闲房里。故乡人过年时是要做豆腐的，因为拥有做豆腐的器具，每年春节前，家人都是自己做豆腐。不过，制作豆腐的其他器具早已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替换掉了，唯独那个豆腐箱子依然能派上用场。每年春节制作豆腐时，我总是会怀念起爷爷换豆腐的情景来，那一声声换豆腐的吆喝声，似乎依然在我的耳畔萦绕。

诗路花语

冬的信笺(外一首)

刘佳琳

天空如画
云朵牵着风铃的手
大地一片广阔
树木消瘦
捧出烛火的热情

河流隐匿年龄
幽幽奔向远方
群山像放逐的部落
它们取下群星
捎来一封冬的信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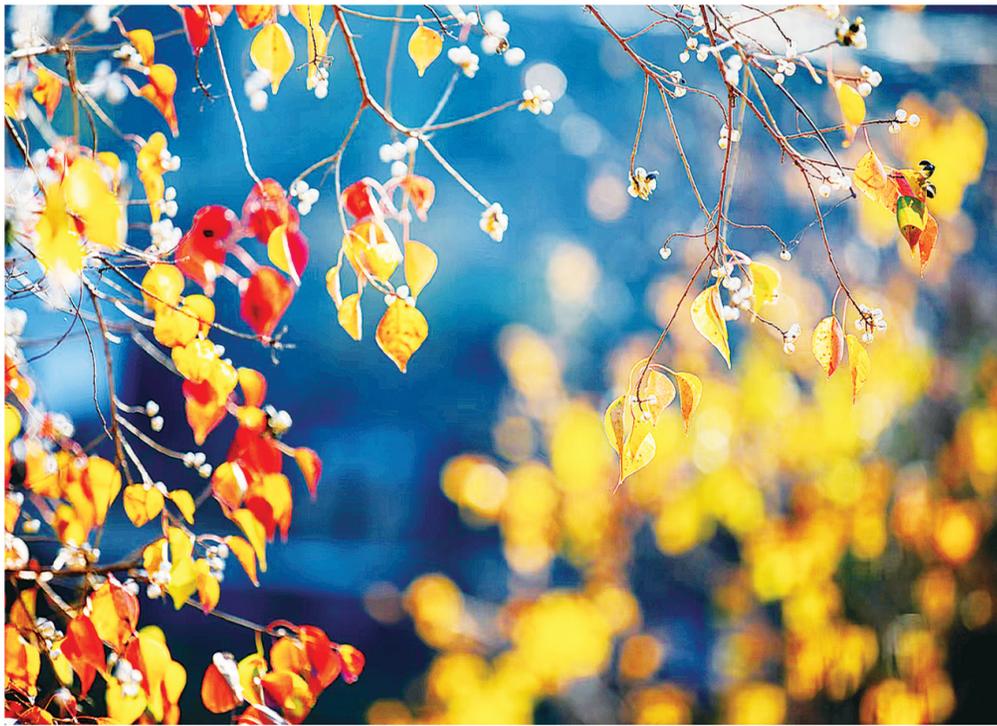
万物如此静默
阳光以一颗恋爱的心
为我腾空阴暗的角落

冬日，唱一首山歌

冰霜渐浓
给大地披上深沉的冬衣
远山萧瑟枝丫雀静
橙红的炉火圈住年轻

祖母添一把木柴
凉风吹过寂静的麦田
像唱一首山歌
虫鸣声隐退

篱笆外的野菊花
迎风摆动
在浩瀚的苍穹下
一个农人赶在清晨前
准备来年丰收的储藏



文艺副刊

霜叶 汤青

·346·

皖江 芜湖 创新之城

文明从脚下起步
创建从你我做起

